

书人茶话

# 当下我们如何重读中国传统经典

汪涌豪

“当下我们如何重读中国传统经典”，此话题涉及三个关键词，“当下”“经典”与“重读”。乍看每个词的义界都很分明，其实彼此间的关系联动，仍含藏有许多深意需要阐明。这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要拿这个题目来作讨论的原因。

## 当代人的困境

一段时间以来，市场经济高企赋予物质无远弗届的力量，使得与之相应的一系列世俗原则严重挤压了意义与价值的存在空间，阅读、尤其是经典阅读因此不再被视为可助人成长的精神资源。而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和融媒体发展造成的传播的虚拟化倾向，更让读书易为读屏，经典、尤其传统经典因此在新一波娱乐化、碎片化的“轻阅读”风挤压下，成为最先被大众舍弃的对象。及至当下，消费降级带来的种种无力感和不确定感，让许多人开始感到物质力量的边界效应在递减，进而意识到人虽不能超脱世俗日常，但天地本宽，忙者自忙，要摆落汲汲营营的功利，变茫茫无着的无功空虚为有自尊、能自主、得自强，精神力量的加持不可或缺，终使克服冗余需求，尝试简单生活，成为一种新的目标追求。

但遗憾的是，在与社会及自己和解的同时，富含人生智慧与觉悟的传统经典并没有因此重新被人唤起，尤其与一味恬退顺应对待，其所揭举的那种力行无倦、勇猛精进的心性砥砺与人格淬炼，并没有因此成为个体无力感与失落感的精神动力。即使有人意识到它的核心充盈着这种力量，也因为受过种种机械式改造及类型化消解的迷惑，失去了正确打开并进入的方法。所以，当太多人为自己虽拥有信息却缺乏知识、虽拥有知识但缺乏信息感到苦恼，重新从传统经典中找回初心，以灌溉生命，就成了社会普遍的心理诉求。

## 经典的力量

传统经典敬祖先，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凝聚着中国人的制度设计和生活理念，不仅积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更有超20万种的存世规模。今人习惯尊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为经典自然不错，但置身于当下的语境，不能认为经典由几部书建构。诚如葛兆光先生指出，儒家治世之作固然是经典，但佛教治世之作、道教治身之作及诸子百家、林林总总，也是。

上世纪，梁启超开列国学入门书，以为其中最基础的书目“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同时唐文治论读经，称其“不独可以团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朱自清更提出“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若结合当下语境稍加展开，则正如中国人从来讲事理，传统经典从一开始，就选择走一条实践性而非理论性的道路，强调实行功绩，孔子致用。《诗三百》的抒情言志自不消说，经世史制《春秋》，以为“我欲截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



图源：视觉中国

也”；以六经为始源的传统经典，其初始原型都是历史事件和经验，皆如此。此所以朱熹《中庸章句》称圣人之道，极诚无妄，“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事业。古人有志于学，因此又方苞《传习录序》所说，都自觉“将明诸心以尽在于物之理而济世用，无济于用者则不学也”。落实到其看重的经与史，则如苏洵《史论上》所说：“经不重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总要在畅明事理。以后王阳明《传习录》讲“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章学诚《文史通义》讲“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都如此。

所以今人阅读传统经典，无论经史子集，无须因世代悬隔而生分别心与抵触心。诚然，它被古人视为“天地之间经，古今之通义”，为历史性概念。但因虽事理而言而属意在人不在于物，无致力于将人置于关系中，而不把人从关系中孤立出来，进而与自然对立，所以更具有向人解释人是什么、应该成为什么的能力与特质。正是这种能力与特质，它让个体生命与一种无限性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一个永久性概念。

这种永久性具有价值规范的意义，所以每当人遭遇变故，陷入困境，它总会向人开放答案，俾其获得重新出发的力量。诚如葛兆光先生指出，儒家治世之作固然是经典，但佛教治世之作、道教治身之作及诸子百家、林林总总，也是。

上世纪，梁启超开列国学入门书，以为其中最基础的书目“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同时唐文治论读经，称其“不独可以团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朱自清更提出“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若结合当下语境稍加展开，则正如中国人从来讲事理，传统经典从一开始，就选择走一条实践性而非理论性的道路，强调实行功绩，孔子致用。《诗三百》的抒情言志自不消说，经世史制《春秋》，以为“我欲截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

传统经典所推崇的古人很远。看看周遭的世界，有太多人虽衣食无忧，却为“物役”“形役”所累，面对过时的情感、糟糕的婚姻、丑陋的人际关系，以及生活中不时浮现的琐碎的小人物，尤不能奋身一搏，内卷已让他们精疲力竭，躺平也不足以抚慰其身心，由此精神焦虑增加，幸福感下降，心态失衡频发，自我成就意识严重匮乏，其不足以诞生饱满坚实的生命样态几乎是必然之事。这个时候，传统经典所推崇的生命真气与君子人格，就不是一种空泛的宣导，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示范与激励。它崇尚“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因自身包含着德国启蒙哲学家沃尔夫所说的“可作为基础的真理”而光彩常新，是可以为今人涵养生命、激发心灵的精神资源。所以值得常读，尤须重读。

## 如何重读经典

受层累性特征的影响，从内容到表达，传统经典与当下多少有些脱节，阅读起来肯定不太轻松。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要读书，对于传统经典，从来有学者专业之学与大众通识之学的分别。对学者，“以古释古”，“汉语汉语”，力求恢复经典的原始面貌自然很重要；但对大众而言，重点落在揣实感悟，如朱熹所说“要体会亲切”，就已经很好，因为这从来是中国人读书的常态。

所以，不一定非要明音韵，通训诂，更须避免“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的死于句下。传统经典是历史的留存，又极具未来性，是一种有待发现和创造的资产，它总在人们的观察和回溯中重新认识自己，拓展自己。案头研究固然是重新认识和拓展，立足于当下生活的切己体悟也是。如要说得更深广些，则时移世异，如王国维《论政学疏稿》所说，“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这种“道出于二”不仅打散了许多传统成说，也瓦解了传统的解经模式，使经典必须面对变化了的时代。经典不再是圣典，不再是只让人信仰不容人质疑的绝对真理，它需要重新解释，它的生机正蕴藏在重新解释中。

这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认为不仅人人都可以读经典，还必须读经典。过程中有专家帮助自然好，如能借助权威注本，在移动设备支撑下展开移动式、微课程及自我量化等个性化的新型学习模式，也能让人与其中活的思想交接，并最终推进传统经典的大众化进程。总的关键在融传统智慧于当下生活，让现实激活问题，让经验佐证经典，进而检视自己的直觉，印证古人的洞见。倘能做到这样，则经典文本就能在与生活世界的互动中，牢牢地植入人的心底。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相信，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也必定有自己的心仪的经典。如果你找到了，并觉得受用，觉得智慧性启发，活力开张，此即哈耶克所说的“生机勃勃的传统是创造性的源泉”，经典也就因你获得了新的生命。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说，“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所有这种理解最终都是自我理解”。他告诉人阅读经典不是一种复制行为，而是创造性行为。进而，因具有哲学反思的特征，它还能成就一种“创造性的自我认知的内化过程”。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到，伴随着经典阅读与理解的过程，自己开始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找到了自己。最后要强调的是，传统经典需在历史流程中呈现，更需接受后来者基于发展了的眼光之检验，以为“吾道自足”，必难“化民成俗”。故所谓理解还应包括质询与质疑，甚至主要就是对质询与质疑。只有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才能让经典因自己的阅读而延续，而增值。犹忆鲁迅在拒绝“青年必读书”征文启事时说的话：自己看中国书“总觉得就沉下去，与实人离开”，如读外国书“往往去与人生接触，想点事”。中国书中有劝人入世的话，但多是“僵尸的乐活”，不如外国书即使颓唐厌世，“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其中每一句都贬骨诛心，堪称传统经典最精准的判词。活在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切记对此类有周知的了解，然后予以辩证的确认。只有这样，才能因无知而知，由知识人跃升为文化人。才能造就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重建惠及众生的人文关怀。

而这，其实也是传统经典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释，它的生机正蕴藏在重新解释中。故我们不把传统经典看成是一种封闭静止的存在，它之所以具经典性，正因为能克服时间的限制，拥有“超时间性”(supra-temporality)，进而，还是构成所有现代性最重要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经典具有历史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特质，对它的研究是完全可以立足价值和实践导向的基础，引入包括现代诠释学在内的新方法，如余英时先生所说，通过与当代结合，发挥其力量，进而如洪汉鼎先生所说，揭示其未来的意义，阐明其价值“不是放在末日黄昏，而是开放在未来的晨曦”。

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认为不仅人人都可以读经典，还必须读经典。过程中有专家帮助自然好，如能借助权威注本，在移动设备支撑下展开移动式、微课程及自我量化等个性化的新型学习模式，也能让人与其中活的思想交接，并最终推进传统经典的大众化进程。总的关键在融传统智慧于当下生活，让现实激活问题，让经验佐证经典，进而检视自己的直觉，印证古人的洞见。倘能做到这样，则经典文本就能在与生活世界的互动中，牢牢地植入人的心底。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相信，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也必定有自己的心仪的经典。如果你找到了，并觉得受用，觉得智慧性启发，活力开张，此即哈耶克所说的“生机勃勃的传统是创造性的源泉”，经典也就因你获得了新的生命。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说，“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所有这种理解最终都是自我理解”。他告诉人阅读经典不是一种复制行为，而是创造性行为。进而，因具有哲学反思的特征，它还能成就一种“创造性的自我认知的内化过程”。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到，伴随着经典阅读与理解的过程，自己开始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找到了自己。最后要强调的是，传统经典需在历史流程中呈现，更需接受后来者基于发展了的眼光之检验，以为“吾道自足”，必难“化民成俗”。故所谓理解还应包括质询与质疑，甚至主要就是对质询与质疑。只有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才能让经典因自己的阅读而延续，而增值。犹忆鲁迅在拒绝“青年必读书”征文启事时说的话：自己看中国书“总觉得就沉下去，与实人离开”，如读外国书“往往去与人生接触，想点事”。中国书中有劝人入世的话，但多是“僵尸的乐活”，不如外国书即使颓唐厌世，“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其中每一句都贬骨诛心，堪称传统经典最精准的判词。活在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切记对此类有周知的了解，然后予以辩证的确认。只有这样，才能因无知而知，由知识人跃升为文化人。才能造就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重建惠及众生的人文关怀。

而这，其实也是传统经典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而这，其实也是传统经典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以提示和充实的空间。

比如，《世说新语》能够被称为“中古文化的百科全书”，可见其所涉覆盖内容之广博。该书涉及《世说新语》内容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清谈活动和名士生活行为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固然是《世说》其书展示魏晋风度的重要窗口，但纵观《世说新语》全书，我认为还有相当程度的可补充内容。比如，与清谈活动密切相关的还有人物品鉴活动。人物品鉴活动不仅对汉魏以来的人才选拔起到过决定性作用，而且对中国文学艺术批评的鉴赏传统建构形成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宗白华先生说：“中国美学竟是出于人物品鉴之美的评价。”《世说新语》不但专设“品鉴”门类，其他门类中也有许多与人物品鉴相关的内容。如此重要的内容被忽略掉，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缺憾。

还有，《世说新语》记事上自汉末，下至东晋末，长达三百年。其间社会和文化潮流都发生许多重大变化。这意味着，《世说新语》其书中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内容，并非一个静止不动的平板二维图，而是一个充满流动轨迹的动态四维图。理解这一点，并将其贯彻在《世说新语》的解读分析中，也十分必要。仍旧以人物品鉴为例，不同时代的品鉴评价标准不同。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将品德作为人物品鉴的最高标准；而当人物品鉴失去其选拔人才的实际功用后，其评价标准便逐渐向审美性方面转化。这些情况在《世说新语》中都有非常充分而精彩的记录。如果能够把握住这些规律特点再来解读《世说新语》和魏晋风度，尤其是将此深奥的理论问题继续化为深入浅出的话语表达出来，庶几会更加立体，更加入木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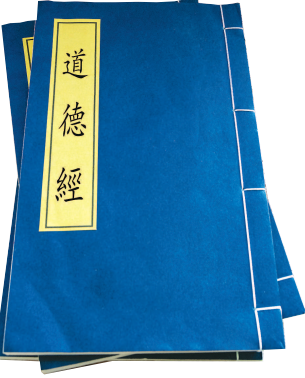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系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

三味书屋

# 无知者最自负

重读《道德经》有感

曹峰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无知者最自负，无知者最自卑。无知者就是那些固执己见的人、夜郎自大的人。越是这样的人，越是沉浸在自己迷信之中，觉得自己全知全能，没有自己不懂的，世界就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当别人的想法或者行为与他相左的时候，他不仅会轻易地加以否定，而且还会愤怒地执拗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到你的头上，不达目的不休。

人的自负往往和认知来源的多少、格局的大小、水平的高低成反比，信息来源越少、眼界胸襟越小，认知水平越低，自负反而越强。古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在《庄子·秋水》篇里，庄子用他夸张的文学手法，描绘了两个经典画面，一个是“培井之鼈”，一个是“河伯观海”。“培井之鼈”就是“井底之蛙”成语的来源，“培井之鼈”虽然生活在一个极为狭小的空间，“东海之鼈”在这口小井里面连一只脚都转不过来，但青蛙却认为这就是全部的世界，所以得意地享受着“培井之乐”，完全无法想象“千里之外，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的东海之广大。“河伯观海”就是“望洋兴叹”成语的来源，与“培井之鼈”相比，“河伯”作为黄河之神算是见过大世面了，当秋水泛起，黄河流洋恣肆的时候，“河伯”洋洋自得，“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但是到了北海，见识到北海的辽阔，才不得不望洋兴叹，意识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指的正是自己这种浅薄之人。对此，庄子借助北海之神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那就是“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虚”指的是有限的空间，“时”指的是有限的时间，“教”指的是有限的教育。这说的是意识和不知道自己狭隘的人是无法对话的。在《秋水》这里，大海是无穷之道的象征，而“培井之鼈”与“河伯”则是无知者的象征。唐代韩愈在《原道》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天地、宇宙、无限、无穷、无尽、无涯，远远超出了人的认知和想象，人生最长也不过百年，受到时空极大限制的人类，却要宣称自己的见识唯一正确，岂不是大言不惭？

在中国古代，对人的有限性有最清醒认识者是道家，道家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揭示人的渺小，讥讽无知者的可笑，另一方面，又努力挣脱时空的局限，张开想象的翅膀，不要让自己做一个无知者。道家发现社会上之所谓以充容者非之也，都觉得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都想把意志强加给对方，就是因为人类往往处于自我封闭的、自以为是的状态。因此出路在于建立开放的心灵，进入逍遥的境界，而这一切建立在对于“道”的认知上。

“道”究竟是什么，从老子开始，道家从来没有给过明确的答案，反而不停地告诉人们，道“不可言”“不可名”，作为在背后引导世界运行的原理与法则，道就像“培井之鼈”与“河伯”看到的大海，其广大、深远、神秘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普通人无法在有限的时空、凭借有限的感觉、经验、知识去认识和把握。因此如老子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接近“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意识到自己浅薄、过程，越是有智慧的人，越是懂得自己的无知。对此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同感，他说：“一个人知道自己无知，这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因此一个人如果无知到一定的程度，那他就已经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了。老子也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知之。”“上士”指最高智慧的人，他们努力地去践行“道”的原理；“中士”指占社会大多数的普通人，他们对于“道”的存在半信半疑，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下士”即最愚蠢的人反而有着最高的自负，他们放肆地嘲笑“道”的存在。“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昏昏。”“那些自以为是的从人看上去很精明很能掌控一切，体道得道的人反而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越是明白自己无知的人，对他人越尊重、对外界越好奇。

老子、庄子告诉我们，你所看到的只是这个世界的很小一部分，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很多是狭隘的、错误的，所以我们对于未知的世界要保持敬畏。如果无知者是一个普通人，那么这种狭隘的、错误的认知只会害了自己，但如果无知者是一位领导人，那么受害的就是苍生。毫无疑问，《道德经》是写给领导者看的，所以，老子反复反复地强调“无为”“不言”“不争”的重要性。“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妄为，一个领导者如何避免因自己无知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最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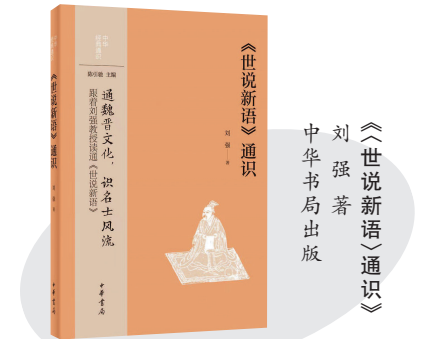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老子学研究会副会长)

好书过眼

## 通俗而灵动地呈现一部“中古文化百科全书”

——刘强《世说新语通识》读后

宁稼雨



中华书局近期推出的一套重要图书是陈引驰教授主编的《中华经典通识》丛书，读了其中刘强教授所写《世说新语通识》有些感想。

刘强为国内知名《世说新语》研究专家，由他倡导的“世说学”研究已经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学界《世说新语》研究的重要收获。由他操笔撰写这本书可谓正当其人。这套丛书的特点是中华传统经典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推荐给社会普通读者，其中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需要有对于某部中华传统经典具有学术性、知识性含量的内容交代，二是需要有适合社会上普通读者阅读学习的文字风格。这两个方面应该说这本书都很好地达到了预期目的。

从内容知识传授的角度看，《世说新语》其书包罗万象，有“中古文化百科全书”之誉。从当代学术史的角度看，在研究魏晋时期的各个学科领域学术论著中，绝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地使用援引了《世说新语》的材料。可见其书覆盖魏晋文化范围之广。如此广袤复杂的内容，还需要用深入浅出语言加以表述，确非易事。但有多年百家讲坛和各地书院讲演经验的刘强对此却能够驾轻就熟，纷纭复杂的《世说》书中内容经他妙手经营，呈现出简明有序的结构内容。

难处，同时也是成功之所在。比如前面的题目《世说新语》是本怎样的书，如果换成学术话语体系，很可能会变为《世说新语》其书“(或作者最初拟定的)书名之迷”，看上去只是几个字的变化，但实际上却是面向大众还是面向象牙塔两种不同的语用取向问题，能够看出作者在这点上的坚定立场和贯穿全书的风格。这应该是该书重要的亮点。

除此之外，作者又并不满足于只是做《世说新语》的翻刻机和传声筒，而是把自己对《世说新语》的重要心得汇入其中，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和认知视角去引领读者解读这部重要经典，在一部普及读物中展示自己的学术个性。比如，学界对《世说新语》乃至魏晋风度玄学思想文化溯源的解读，尽管也基本认同哲学界公认的融合儒道两家思想的判断，但一般情况下，还是多从老庄思想角度切入，强调魏晋玄学与汉文化中偏重老庄出世隐逸思想的一面来解读。而刘强则另辟蹊径，特别注重从《世说新语》与《论语》思想的联系和比较中去解读认识魏晋文化内涵，从而体现其“双语”体系。这无论是在《世说新语》的学术语境，还是在普及介绍的读物中，都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再比如，尽管《世说新语》书中没有收录陶渊明本人的故事，但作者在解读魏晋名士的很多行为方式时，每每将饮酒、隐逸等各种风流表现与陶渊明相联系。这些源自于作者对于二者关系的一个基本理解：陶渊明是魏晋风度的集大成者。这些充满学术个性的见解表述散见于《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故事的一般叙述中，更加显得虚实相间，错落有致，给人以灵动腾挪的动态美感。这正是该书另一成功之处。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从追求完美乃至至全美备的角度看，我感觉该书还是有一些可

《世说新语通识》

刘强著

中华书局出版